



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

西雅图会晤与 中美牌局推断

□ 吴心伯

1993年11月克林顿同江泽民的会晤，颇似两代人之间的一场智力游戏。会谈开始，克林顿首先同江泽民就改善双边关系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认为若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将会是世界安全与经济进步的巨大力量。克氏还进一步表示，美将继续支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其“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石。对中方来讲，中美关系之最根本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因此克氏有此表态，令江泽民大感悦耳。据悉此次峰会之前，克林顿曾邀美国三大中国通之一的斯卡拉皮诺为其咨询，因此克氏重申“一个中国”的承诺，说不定便是斯翁的主意。白宫曾在会晤前数日放风，称克林顿会晤江泽民，不仅仅是做姿态，而且也要谈“问题”，故此，克氏在宽松气氛的开场白之后，便话锋一转，谈起了中国人权问题，共列举了四个方面，即要求中方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视察中国监狱，释放政治犯，中国政府同意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以及中国的劳改产品出口问题。此外，克氏还谈到中美贸易逆差和武器扩散问题。江泽民自然早有准备，克林顿话音刚落，便不紧不慢地介绍起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来，一讲便是十五分钟。克林顿也只有竖耳恭听的份。原计划60分钟的会谈，不得不延

长到一个半小时。江总书记就不干涉内政原则给克林顿总统“开小灶”，似乎是不坏的一着棋。据《纽约时报》报道，克林顿在会晤结束后面对记者时，看上去象是被“制服”了的样子。

观察家们认为，此次会晤克林顿摆出和好姿态，而江泽民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故美方无所得，中方无所失。尽管如此，克林顿本人对会晤评价甚高，称其“富有成效”，是“中美两国人民的一次重要会晤”。据华府一位高级官员透露，此次会晤有两个目标，即表明美国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视中国为全球经济和政治舞台上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不谋求孤立中国。尤其重要的是，江、克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即通过对话和谈判，而不是压力与对抗来解决问题和分歧，这就为今后双方的交往方式定下了调子。在这个意义上，此次会晤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新开端。

但是，今后的中美关系是否就象某些海外报道所讲的那样，晴天丽日、艳阳高照了呢？似乎也不尽然。用温斯顿·洛德的话讲，迄今为止双方达成一致的实际上是进程，还没有机会取得非常实质性的进展。毕竟这次克林顿只是借西雅图会议之机同江泽

民会晤,而不是邀请江泽民正式访美。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还没有达到突破的地步。笔者之见,今后半年将是克林顿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关键时期。如果明年的MFN(最惠国待遇,下同。——编者注)问题顺利解决,同时双边关系中其他几个问题也通过相互妥协取得进展,则下一着棋就比较好了。否则的话,克林顿对中国的态度难免会有反复。因为说穿了,克林顿这次在中国问题上的变化,与其说是政策之变,不如讲是策略之变。他们追求的对华政策目标既没有放弃,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推进这些政策的手段而已。当然,克林顿在调整对华策略的同时,也在修正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对华认识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的对华政策,但是在其既往的对华政策目标部分实现之前,克氏不大可能对此动大的手术。

由此看来,江克会晤,会使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但还存在许多关口。目前,克林顿调整后的对华政策,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在政治上,是加强对话,迫在眉睫的是解决MFN的延长问题,长远来讲,是如何处理冷战后上升的大国力量的问题,在亚太地区就是中国。经济上,要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安全上,在亚太地区要以“合作参与”支持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为目标,就中国而言,近期是争取中国合作以维持亚太的和平与稳定,长期目标则是使中国成为美国安全体系的追随者。那么,针对此种情况,中国政府可能会打出一些什么牌呢?

一些专家认为,在MFN问题上,克林顿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国应让克氏有台阶可下。现在国会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动作不大,主要是两个政府间协商解决。因此,我们应该利用恢复对话的机会,主动做些让步,争取美方也有相应妥协,以改善双边关系。人权问题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牌可打,但与其打小牌,不如打大牌。比如,中国可以先加入较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观点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抓紧时间同美国方面谈判,强调我们不是放几个人的问题,而是加入一个国际人权公约。下一步则应考虑如何有保留地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上,美国要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以减少对中贸易的逆差,有人因此主张使中国出口市场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出口在我国总出口中的比重,这样万一MFN被取消,我们所受损失要小一些。专家们分析,恰恰相反,美中之间贸易关系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双边贸易量增加,两国贸易关系才可以稳定,因为这样一来,美国如取消中国的MFN将蒙受重大损失。而且从国际市场看,美国相对来说是最开放的、

就单个国家而论也是最大的市场。因此我们开拓其他市场是对的,但不应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开发为目标。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美之间贸易量增加,是否意味着冲突也相应增加呢?专家们说可能性不大,因为中美贸易是一种典型的互补性贸易,我们相互输出的产品不属同一层次。唯一可能产生冲突的情况是,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与美国相差太大,从而导致中方顺差过大。

安全上,美国为谋求与中国的合作以维持亚太的和平与稳定,近期可能会打这四张牌,即中国统一、北朝鲜核计划、南沙岛屿争端、军售与核不扩散等。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并不真正希望中国走向统一,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向台湾大量出售、出租所谓防御性的军事装备,其目的就在于维持台湾与大陆军事平衡,在大陆国防现代化过程中,提高台湾军队的装备水平和防御能力,给中国的统一大业设置障碍。因此,我们除了在双边关系中抵制美国通过售台武器来干涉我国内政外,还应在国际上倡导“攻击性战斗机及其控制制度”,以从多边机制上制约美国。对于北朝鲜可能的核计划,有关专家主张中国应超乎意识形态而权衡自己的国家利益,尽可能地阻止北朝鲜获得核武器,避免在安理会上讨论制裁问题,避免在未来的朝鲜战争中被牵扯进去,应是中国的短期目标。维持两个朝鲜不战不和的现状,应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长远目标。关于南海岛屿问题,现在美方担心中国会以武力作为解决南海争端的手段,认为这构成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虽然南中国海地区对美安全利益并不极其重要,中美在此地直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有可能通过向对南海岛屿有领土要求的东盟国家出售潜艇等装备以及动员国际舆论的方式,向我施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恐怕要寻求与美国在其他方面的战略共同点,以期在南海争端上美方不采取有害中方的行动。最后,中国的军售和敏感技术出口问题,它严重影响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为此,专家们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须谨慎行事,在形式上和精神上都遵守不扩散体制。中美在九十年代的核军控问题上有很多合作机会,其中包括中国公开承诺冻结中国的核力量,积极参加《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等等,如果中美抓住机会,开展合作,共同推动核不扩散,中美关系在政治、安全领域内得到改善是十分可能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本栏责编:吴贻伙